

西山人出行迎巨变

陈士琴

作为在矿区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,从太原地铁1号线在西山脚下的河龙湾破土动工的那一刻起,就满心期待,盼望着通车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2月22日,这个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。一大早,我和老伴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河龙湾地铁站,就算挤不上第一趟车,也要来感受这热闹非凡的氛围,与西山的父老乡亲们一同分享这份喜悦。

十几年前,我曾在晚报发表过一篇《艰难西山行》,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西山交通的艰难,也记录了历经多次改造后,西山大道变得越来越宽敞便捷的过程。如今,贯穿城市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——地铁1号线开通,无疑给西山人的出行带来了更大的便利,大家奔走相告:“我们家门口的地铁通车了!”

到达河龙湾地铁站时,3个人口处早已挤满了人,现场欢天喜地,热闹得如同过年一般。地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,这些日子他们很辛苦。恰逢周末,搭乘地铁的职工和矿工家属,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,蜂拥而入。我们没有去挤第一趟车,毕竟6分钟一趟的发车频率,很快就能坐上。老年人乘坐地铁也非常便捷,刷一下公交卡就能进站,免去了不少麻烦。

造型优美、干净整洁的列车平稳运行着,车厢内秩序井然。坐在黄白相间的舒适座椅上,看着过道上人性化设计的扶手,听着人们谈论着这桩大喜事,四处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氛围。

太原地处黄土高原,因土质疏松、地下水位较高等特点,给地铁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地铁1号线自2019年底开工后,历经成功下穿汾河、贯通多条铁路线等艰难工程,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这几天,我每天都关注着《太原晚报》的相关报道,得知地铁1号线上的很多工程产品都来自本土企业,如太钢、太重和中车集团等,心中满是自豪。走出车厢,走在宽敞明亮的地铁通道,看到铺着棉垫的不锈钢座椅,我们还坐上去感受了一番,心里暖暖的。那间装饰独特又实用的母婴室,摆放着橙黄色的靠背座椅、盥洗台、木制小床等,为携带婴儿乘坐地铁的母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50分钟后,我们顺利抵达地铁1号线的终点——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航站楼,两个站台间的距离近得超乎想象。返程时,我们来到太原南站,从地铁的无障碍电梯出来,没走几步就到了高铁进站口。和其他城市相比,这简直是地铁与高铁站台的完美无缝对接。以后出门旅游或接送亲友,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大南门站作为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大站,地下两层之间的电梯和步行梯随处可见,充分满足了乘客的出行需求。

中午时分,2个多小时的地铁1号线体验结束。衷心祝愿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!



闸机处通行的人们



宽敞明亮的地铁车厢

陈士琴 摄



太原人期盼已久的地铁1号线终于在2月22日开通了,太原地铁迎来了“换乘时代”。于是,我第一时间赶去大南门地铁站“尝鲜”。

地铁站里外人山人海,兴高采烈的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。我虽然未能赶上首发列车,却也体验了去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如“丝滑到起飞”的感觉。从大南门地铁站到20公里外的武宿国际机场,只需33分钟,对于急着赶飞机的旅客来说,极大地节省了赶路时间。体验了地铁的方便快捷,不禁让我想起了早年赶飞机的一次窘境。

那是2018年4月仲春的一天,我接到了在三亚的父亲病危的消息,心里十分焦急,当即购买了飞三亚的机票,起飞时间是第二天上午的8时40分。父亲一向生活俭朴,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。我们子女们也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父亲的俭朴家风,能节省的便节省,能不花的就不花,就拿出行来说吧,还是传统做法,能骑车就不坐公交车,能坐公交车就不打车。这次去机场,仍是老办法:公交转公交。我算计从五一广场坐公交车到机场也就一个多小时。于是,我提前2个小时便转乘公交车到了五一广场等候。不料想早上正值上班高峰时间,而这趟专线公交车车程长,站点多,上下乘客也多,况且途经的狄村路比较拥堵。眼看离登机时间越来越近,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询问司机余下的时间能否赶上过安检口,司机面露难色。一旁常坐此趟车上下班的乘客凭经验告诉我赶不上了。无奈中,我只好就近下车,急忙拦了一辆出租车,说明原因直奔航站楼,跑进大厅里时,离登机安检通道关闭时间仅剩5分钟,差点误了登机。如果见不上父亲最后一面,必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可这倒好,能省的没省下,因超速怕师傅为难还多付了车款。

回想之间,地铁列车已到了机场航站楼,我随着人流走出了地铁站,望着眼前的航站楼,真感到了一场“时空隧道”的穿越。这就是腾飞的太原速度,票价亲民,出行快捷,是咱们百姓的福祉。

彭庆东

畅享太原速度

晋阳湖畔觅鸟踪

郝妙海 文/图



闲情时刻

那天,我与老伴相约,决定去晋阳湖公园转转。

刚出门,我们头顶便传来一阵“喳喳”声。我正寻找时,老伴手一指:“那不是!”我这才发现,一只喜鹊站在路灯杆顶上。老伴打趣地说:“出门见喜。今天肯定是个好日子!”我决定到湖的西侧找鸟去。

我们从公园北三号门入园,来到景点“大地艺廊”。这里有错落有致的水池及平台,还有一组不锈钢雕塑。东侧是一个芦苇塘,西侧是一个南北向的土丘。塘周及土丘上,种有多种海棠树。土丘脊上,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。与银杏树相伴的,是一排低矮的松树,密密匝匝的松针,编织成一堵绿色的屏障。由于此处较为偏僻,环境优美,就成了鸟儿们的天堂。

我们刚拐进一条南向的小径,就听到了几种不同的鸟鸣声。除麻雀的“叽叽”声和喜鹊的“喳喳”声外,还有

一些我形容不来的婉转、清亮且不断变化的鸣叫声。这些鸟儿受到惊吓会迅速飞走或隐身于松树丛中,我便和老伴在长椅上坐了下来。抬眼望去,我发现了好几只正在鸣叫的鸟儿。远远看,这些鸟儿身体比麻雀要大一些,而其中一只,体形似乎更大一些。我不敢靠近,只能掏出手机,尽量拉近距离,将它收入镜头中。放大后,才稍微清晰地看到,这只鸟儿,头、背部的羽毛是灰褐色的,腹部的羽毛似乎是暗红色的。尾巴不长,端部圆圆的。十分打眼的是,它颈部毛色是黑的,但上面布满白斑,仿佛围了一条黑白花的围巾。

坐了约有20多分钟后,老伴提醒我:“再往前走走吧!”于是,我们绕过苇塘,过了一座小桥后,来到了湖边。此时,太阳已经升高,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我和老伴在湖边逛着,脑海中却还是那些鸟儿的身影和鸣叫声,便招呼老伴:“咱们还是返回去看鸟儿吧!”

土丘西侧有一堵景观墙。我悄悄地靠近这堵墙。景观墙后面的土丘上,有十几株海棠树,红红的海棠果密密匝匝地簇拥在枝头。我在果枝间又发现了几只鸟儿。它们正悠闲地啄食着枝头的果实。我不禁一阵欣喜。

这些海棠果,经冬不落,不腐不烂,红艳艳地挂满枝头,仿佛就是在召唤这些鸟儿前来啄食。我借助景观墙,悄悄地向那几只鸟靠近,到六七米远时,停了下来。有景观墙作掩护,那几只鸟儿并未发现有人靠近,仍悠然自得地享受着美食。我发现,这几只鸟儿,体形似乎比刚刚那只要小一些。但比麻雀要更大一些。其背部呈黄褐色,腹部是灰白色,头部黑色,但头顶处及颈部是亮亮的白色。我观察了一会儿,才心满意足地向老伴炫耀自己的收获。

晚上,我将照片与视频发给朋友们。经几位经常与鸟打交道的摄影老师确认,前面那一只,是咱当地常见的



啄食枝头果实的鸟儿

斑鸠,俗称斑木鸽。后一种鸟,则叫白头鹎,即白头翁。通过朋友们的介绍,我为自己对这两种鸟虽“耳熟”却未能“详”而惭愧,也为终于与它们“相识”而欣喜。